

核危机中伊朗外交政策解析*

李 意

内容提要 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一直比较恶劣,在动荡的中东基本上处于孤立地位。面对恶劣的国家安全环境,以及由核问题引起的严重外部压力,伊朗表现出毫不示弱的民族个性,通过用外交手段、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等措施改善发展环境,进而达到与美国抗衡的目的。尽管伊朗在与美国的博弈中频频得分,但与此同时,伊朗核政策也是一种“悬崖外交”。随着伊朗核问题愈演愈烈的态势,伊朗面临的整体国际局势日益严峻。

关键词 伊朗核危机 海湾安全 外交政策 悬崖外交

作者简介 李意,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上海 200083)。

近年来,美国对伊朗的恫吓力度不断升级,强加给伊朗的帽子,从“流氓国家”到“邪恶轴心”,继而到“暴政前哨”。美国智囊和决策层早就开始酝酿“下一个是伊朗”的作战议程。这些举动使伊朗深切感到“落后就会挨打”的丛林法则。在伊朗看来,国家虚弱必然导致崩溃。因此,伊朗争当核大国,不仅可以满足能源安全需要,更是实现其伊斯兰世界大国的梦想,摆脱美国长期武力威胁阴霾笼罩的现实和唯一选择。事实也证明,“伊朗进攻性的追求核权利加强了伊朗在地区中的地位,同时也使美国插手伊朗事务的能力降到最小程度。”¹ 如此,伊朗发展核计划,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一系列外交攻势便在情理之中。

伊朗遭孤立、受制裁

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一直比较恶劣,在动荡的中东基本上处于孤立地位。遍观中东特别是海湾国家,我们发现,它们大都与外部大国关系密切,有的甚至保持军事联盟关系。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

以色列、土耳其、埃及与美国关系较密切;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与欧洲的来往较为频繁;叙利亚、伊拉克在面临外部压力时也可以获得一些阿拉伯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作为中东大国的伊朗,在本地区却少有在紧要关头可以依赖的盟友。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不仅缺少朋友,而且多有对手。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美国是伊朗最需要防范的3个对象。由于民族、宗教、领土,以及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根深蒂固,如两伊战争就是双方多重冲突的一次集中体现。^④ 此外,伊朗与沙特在宗教主导地位上的分歧,与埃及、沙特等国在海湾领导权的竞争,与阿联酋的领土纠纷,以及伊朗一些激进人士对巴林的主权要求,等等,都使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既敏感,又脆弱。伊朗的孤立地位使它的国家安全问题非常突出。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规划基金项目“海湾地区新安全局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资助。

¹ Vali Nasr “When the Shiites Rise”,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6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60701faessay85405/vali-nasr/when-the-shiites-rise.html>

^④ 参见范鸿达:《伊朗伊拉克关系研究(1979~1991)》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第28页。

以色列是伊朗需要认真对付的另一个敌对国家。以色列已宣称,一旦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完工,以色列就将摧毁该设施。据以色列《国土报》2007年5月18日透露,一项民意最新调查结果显示,71%的以色列人认为,若通过外交途径制止伊朗核计划的努力失败,美国应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早在1997年,以色列和土耳其就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按此协议,以色列可以用土耳其军事基地,以色列也因此在理论上更方便空袭伊朗。以色列对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渗透加大了伊朗对其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安全的关注力度,因为这使以色列在更靠近伊朗的地方建立了侦察和情报基地。¹ 鉴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以两国的糟糕关系,并鉴于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凸显,以及是有核国家的事实,以色列对伊朗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不言而喻。

美国始终是伊朗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伊朗伊斯兰革命强烈的反美色彩和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被占,使美国成为伊朗最需防范的战略敌国。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认为,伊朗煽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阿以和平进程、支持恐怖主义组织和活动、谋求先进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企图在中东地区取得主导地位等。因此,美国对伊朗采取敌视和遏制的态度。伊拉克战争后,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继伊拉克之后的下一个打击目标,美国视伊朗为推行中东战略的主要障碍。对美国来说,打压伊朗既可防止其拥有核武器,又可减少和消除其对稳定伊拉克的牵制,同时也有利于美国进一步对巴以冲突的介入。2007年以来,美国通过军事威慑、双边和多边制裁、政治孤立等手段加紧打压伊朗,例如在海湾大肆集结军力,部署两个航母战斗群、4艘核潜艇,以及为数众多的“爱国者”巡航导弹;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第1737号和第1747号决议;在核与军工领域内制裁伊朗,扬言要在关乎伊朗经济命运的金融、油气领域内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鼓动有关国家对伊朗进行双边制裁;利用伊朗和阿拉伯邻国的矛盾,在政治上孤立伊朗。

除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塔利班政权倒台后的阿富汗也是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障碍。伊朗与邻国阿富汗的关系多有摩擦,在

2001年美国发动战争推翻塔利班政权后,阿富汗亲美政权得以建立,美国势力随之渗入阿富汗,这更加恶化了伊朗的国家安全环境。

伊朗加强外交、强化国防

2006年以来,伊朗核危机不断升级。当前,伊朗国家安全面临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美国可能会对伊朗实施武力打击,况且目前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伊朗周边地区驻有大批军队,已对伊朗形成合围,这更加恶化了伊朗的危险态势。面对如此恶劣的国家安全环境,加之由核问题引起的严重外部压力,伊朗用外交手段、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等措施改善发展环境,进而与美国抗衡。伊朗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下列两种:

(一) 加强外交活动,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面对美国的霸权行径,伊朗各界人士,特别是专家学者们积极投身于外交政策的研究中,以期找到突破口。如德黑兰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所所长萨贾德-普尔(Sajjad-Pour)认为,伊朗新外交应着眼于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利用其他因素以保证本国安全;汲取先进科技成果,从而加强自身国力;在欧美关系层面,努力使美国意识到伊朗在全球安全中的重大作用。^④ 通过树立正面的国家形象,伊朗致力于劝服他国接受和跟从伊朗外交策略,引导他国沿着与本国利益相契合的方向发展,从而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此举不但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而且可以有效制衡强国的霸权行径。

首先,通过能源外交增强伊朗吸引力。伊朗油气资源丰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三位,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油气资源既是伊朗发展对外关系的纽带,更是其区别不同对象、平衡对外关系的王牌。^④ 伊朗政府意识

¹ See Seyed Hossein Mousavi "Defense Politic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Discourse (Iranian Quarterly), Spring 2001, Vol. 2 No. 4 pp. 43-58.

^④ See Seyyed Mohammad Kazem Sajjad-Pour "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11 September", Global Dialogue, Vol. 4 No. 2 Spring 2002 pp. 85-95.

^④ 参见杨诗源、杨兴礼:《新世纪伊朗能源外交浅析》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7期,第32页。

到,石油是伊朗与西方国家相抗衡的重要武器。核危机中,伊朗充分借用“能源武器”的威力,营造自我保护、安全与发展的外交战略联盟,其能源外交主要有以下内容:大力支持本国能源巨头开展境外活动;加强与近邻合作,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稳定区域局势,为自身安全创造良好环境;与欧盟、俄罗斯、印度、中国、日本等实施能源外交多向化和重点化。通过与它们发展合作关系,伊朗既能从中获得经济实惠,促进本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又能抗衡美国的遏制政策,还能集中力量防止美国国家霸权主义与国家恐怖主义双管齐下政策的锋芒指向伊朗。

其次,通过积极参与地区事务提高伊朗的国际地位。2007年1月在多哈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伊朗代表鲁哈尼就海湾集体安全问题提出了十点建议,并将之与民用核合作联系起来。他认为,唯有通过共同安全协议,海湾国家才能享有持久的和平与安宁。这是迄今为止,伊朗对海湾集体安全协议提出的涵盖内容最广泛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598号决议第八款,建立“海湾安全合作组织”,其成员将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外加两伊;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等;逐步消除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限制;开发贸易潜力,共同投资经济发展项目,以达成地区自由贸易机制;保证地区内国家的安全和能源出口,保障它们的利益,并达成可维持的能源机制,满足世界的能源需求;地区内国家就核能领域建立信任机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建立一个共同财团,专责提炼浓缩铀,为该地区国家提供核燃料,以及其他和平利用核能的活动;地区内国家认真合作,努力使中东成为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地区;停止军备竞赛,把资源用于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等方面;让外国军队撤出本地区,由区内国家自己建立全面的安全保障。这些建议涉及海湾安全的各个方面,若能付诸实施,将有助于稳定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局势。

可以说,伊朗这一建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伊朗表现出的睦邻姿态有助于地区国家间建立信任。伊朗示意与海合会联合反恐,这充分展示了伊朗有能力投入资源,打击事关安全问题的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伊

朗的外交政策就开始转向“务实”,如与海合会国家(特别是科威特和沙特)达成低层次的安全合作协议等。即使从2007年3月在伊朗和英国间发生的“水兵事件”,也可看出伊朗仍倾向于推行合作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伊朗人民的自主在某种意义上就等于地区自主,这对伊朗和海湾地区国家乃至整个中东地区都有利。

最后,通过核威慑提高伊朗自身威慑力。美国、伊朗关系交恶,促使伊朗国际政治学者作出积极的思考。他们认为,进入21世纪,特别是九一一事件以后,伊朗面临西方,尤其是美国更加严峻的挑战。“伊朗对安全的担忧主要取决于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主要盟友以色列的敌视政策。加重这种担忧的根据是美国在海湾地区不断扩大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它在海合会六国的军事存在。”^①于是,伊朗一直把发展核技术作为提升自身实力的途径之一,正如内贾德总统所言:这几个世纪以来,伊朗一直是科研先锋。我们不会让那些欺凌弱小国家的强国通过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在伊朗前进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伊朗人民支持国家领导人,决心誓死捍卫自己的权利。^④伊朗选择从“核”入手,强调和平利用核能,既可以充分实践美国的“核威慑理论”,也可以提高本国的科技水平,加强自身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此举可以达到伊朗的战略目的,有助于结束冷战后时代的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从而建立国际多边合作新机制。

“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所冒的风险会大于收益。”^④这是一种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无疑,威慑力是基于实力基础上令对方产生“望而却步”的一种心理影响力,它不是一种具体行为,更多的是精神压力。核威慑更是如此,由于核武器有超常规的毁灭能力,因而可对人类社会产生独特的威慑效应。核威慑理论的核心是以核力量的非核使用方式为手段,迫使敌人放弃发动核进攻或其他战

^① Seyed Hussein Mousavi op. cit., p. 57.

^④ See <http://news.sina.com.cn/w/2007-04-10/150912744006.shtml>

^④ [美国]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71页。

争行动,从而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和平利用核能权利上,伊朗的一致性令西方始料不及。内贾德总统甚至指出:“伊朗核计划将像火车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方向。”¹ 因为伊朗认为,核时代的安全来自于“核武器伞”。通过和平利用核能,伊朗能够促进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这无疑成为凝聚伊朗人民的重要手段。这不但是一个资源大国、历史悠久民族实现振兴的希望,更是伊朗民族安全的保证。

(二) 加强国防力量, 坚定抵御外敌侵略的信心

到20世纪末,伊朗武装部队总计约54.5万人,伊斯兰革命卫队(RGC)12.5万人。^④除了常规军事力量,还备有在紧急状态下可用的准军事力量巴斯基(Bassij)。其人数约在100万~700万之间,它也是伊朗唯一可以招募女性战斗员的部队(伊朗其他部队只是为了管理和非军事任务才招募女性)。^⑤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生产武器方面将军事目标纳入国家安全政策。到1998年,伊朗已能生产50余种不同的军火,包括坦克装备、炮弹、火箭,其中火箭产量可以满足潜在的地区冲突需求的50%~70%,这为伊朗节约了大量外汇。^⑥此外,伊朗成功研制出重型坦克和“流星-3”导弹,该种导弹已经部分弥补伊朗无先进空军的缺陷,虽然它的精确性还不完美,但是进入敌国领土已不成问题。^⑦

面对美国的武力威胁,伊朗在军事上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特别是进入2006年后,伊朗连续进行了多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展示了多件较为先进的武器。如2006年初研制成功并大量投入生产的“米萨格-2”新型导弹,可以准确搜寻雷达无法发现的直升机和超低空飞行的战机,并将其一举摧毁。这种导弹不仅可以击毁空中目标,还可以在电子战争中使用。

此外,伊朗陆海空三军装备在近几年均得到进一步发展。陆军方面,伊朗现在装备部队的“流星”、“飞毛腿”和“征服者”系列导弹,以及正在研制的隐形导弹,射程分别为200~1300公里以上。升级后的“流星-3”射程可达2000公里。海军方面,随着国防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伊朗海军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2000年8月29日在阿巴斯港建成下水的“游泳者15号”

袖珍潜艇是伊朗海军的第一艘国产潜艇;2002年上半年,首艘“摩杰”号(Moje)完工,这是伊朗海军的第一艘国产驱逐舰。据悉,它装有先进电子系统,具备反潜、防空作战能力。除自行建造外,伊朗海军还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型武器装备,用来充实不甚完善的军需。空军方面,2006年,伊朗空军已有兵力约3万人,其中有9个对地攻击战斗机中队、7个战斗机中队,装备各类作战飞机300余架,包括先进的“F-14”和“米格-29”等第三代战机,以及1个侦察机中队、1个加油兼运输机中队、5个运输机中队、12个地空导弹中队。^⑧虽然伊朗空军的飞机不能保证一直得到标准的零配件来源,以及有效的技术维护,且曾在两伊战争中受到了重创,但伊朗空军仍颇具战斗力。尤其经过努力,近几年已重振雄风,成为中东地区不可小觑的一支空中力量。

伊朗外交显成效

通过外交努力,伊朗塑造了其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形象,既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也提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维护国内政治的稳定,从而为打破西方舆论的孤立起到积极作用。

(一) 国内层面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伊朗的不断打压和制裁,伊朗民众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而伊朗政府的强硬态势恰恰迎合了国内的反美潮流,加之内贾德总统提出的“把石油收入体现在每个老百姓的餐桌上”、切实解决青年人失业和住房问题等口号与措施,都为政府赢得了大部分国民,尤

¹ Pyotr Goncharov, “Outside View: Averting a U. S. - Iran Clash”, *UPI*, March 7, 2007.

^④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8 - 1999”, <http://www.amazon.fr/Military-Balance-1998-99/dp/0199223726>.

^⑤ Seyed Hussein Mousavi op. cit., p. 58.

^⑥ Anthony H. Cordesman, “Military Development in Iran”, A Report to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1, 1998, p. 27.

^⑦ See Shahram Chubin, “Arms Production in Iran”, in Eric A. Matt, ed.,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 Risk of War: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60.

^⑧ 易易:《今日伊朗军事实力揭秘》, <http://www.5281.cn/bencandy.php?id=79-1-355-page-1.htm>.

其是保守势力的坚决拥护。

伊朗将发展核计划与其不容侵犯的国家利益紧密结合, 号召伊朗国民要为国家的权利和尊严同仇敌忾, 引发了伊朗人的强烈共鸣。在遭受西方国家制裁时, 内贾德安抚民众说, 伊朗已经与其他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合同与合作协议, 伊朗经济不会被破坏。这番言论在伊朗安定了民心, 既坚定了对政府的信心, 又鼓舞了反美的决心。伊朗人民用行动呼应国家的立场: 2005 年 10 月, 上千伊朗民众在德黑兰高呼反美口号, 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声援政府的核计划; 11 月 28 日, 900 万伊朗民兵上街, 组成“人链”, 以示做好了应战准备。近期, 伊朗大学生民意调查中心在对该国 1 019 名 18 周岁以上的公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后显示, 约 83% 的伊朗民众支持政府发展核计划。^① 此外, 内贾德政府上台之初便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 为增强综合实力创设软环境。通过与世界多国进行经济合作, 为政府创下了不菲的财政收入, 逐步解决贫富分化和阶级问题, 进一步得到民众的支持。

(二) 地区层面

伊朗政府认为, 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威胁绝不单是为了阻止其核计划, 而是推翻内贾德政府, 在伊朗建立亲美政权, 消除可能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的因素, 进而推进大中东战略。如果放弃手中的核技术和军事力量, 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将会更加无所顾忌, 伊朗将不得不向西方低头, 进而丧失国家的独立性; 而发展自己的核计划, 就使美国在不明确伊朗有无核武器的情况下, 不敢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在 2007 年初举行的三军演习中, 伊朗一改媒体大张旗鼓造势的风格, 仅由伊朗国家电视台在军事演习前播放了一段革命卫队无人驾驶飞机拍摄的美国航空母舰在海湾活动情况的录像。此举立即引发了西方舆论的猜测和不安, 甚至有传闻认为, 伊朗是在秘而不宣地练习攻打美国驻阿拉伯海湾的航母编队。伊朗坚持核开发的强硬立场和频频军演, 除了有效威慑美、以两国外, 一旦其核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也将极大地提升伊朗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7 年 9 月 20 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美国不会容忍伊朗研制核武器, 但美国主张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布什口风

的转变表明美国的立场有所松动, 可见, 伊朗一系列外交努力正在取得成效。

伊朗作为什叶派掌权的大国, 通过外交努力发挥地缘政治优势, 正在中东地区发挥重要作用。如在阿富汗, 自 2001 年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 伊朗就开始利用阿富汗中央政府的软弱, 在阿富汗开展了重建、教育和宣传的活动。在首都喀布尔, 政府各部门都有伊朗人作顾问, 伊朗专家为阿富汗培训了上千名教师、图书馆管理员和外交官。2005 年, 伊朗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喀布尔大学图书馆专辟伊朗角, 展示伊朗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成就。在阿富汗西部, 伊朗的影响力更为明显。伊朗曾支持过的一个什叶派军官阿里说, 阿富汗西部几乎所有什叶派宗教学校和慈善基金都接受过伊朗的馈赠。“伊朗在这里无军事行动, 但有政治和社会活动。”^②

伊朗对伊拉克的渗透更值得一提。如果说美国通过在伊拉克投入 16 万大军和数千亿美元来控制伊拉克的话, 那么伊朗则是通过在伊拉克什叶派和库尔德人中的代理人直接对伊拉克政局与政府决策施加影响。此外, 伊朗还积极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 如修建发电厂、炼油厂等。伊朗还在伊拉克开设银行和保险公司, 向伊拉克出口大量市场奇缺的生活用品、食品等。可以说, 在伊拉克各大城市, 伊朗商品随处可见, 甚至连中小学生的教科书都是在伊朗印刷的。^③ 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 伊朗朝圣者大批涌入伊拉克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 波斯语已成为该地第二通用语言, 伊朗货币里亚尔也已成为该地通用货币。

此外, 伊朗在黎巴嫩的渗透也有所加强。1982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伊朗介入黎巴嫩事务, 直接导致黎真主党的建立。伊朗不但为真主党训练士兵, 还向他们提供政治、军事和财政支持。真主党精神领袖法德拉同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有 30 余年的友谊, 他称伊朗为伊斯兰运动的根据地。由此可见, 伊朗在黎巴嫩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容质疑。

^① See <http://news.sina.com.cn/w/2006-02-06/10078133889s.shtml>

^② <http://www.ccaj.net/html/2006/12/31/B44571.shtml>

^③ See <http://blog.china.com.cn/spl/boke2/180323143979.shtml>

(三) 国际层面

首先, 伊朗的外交努力进一步分化了西方反伊阵营。伊朗一边为同美国人的战争做好准备, 一边也时刻准备与欧盟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对话。一系列事件表明, 伊朗希望向世人传达这样的信息: 伊朗愿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核危机, 而某些国家的强权思维才是破坏世界和平的最终根源。在英国水兵事件中, 内贾德不仅“出人意料”地释放了那些“非法进入伊朗境内”的英国士兵, 还批评英国政府派遣已为人母的女兵执行海湾任务, 甚至呼吁布莱尔不要审判她们。内贾德巧妙地将这一“伊朗人民给英国人民的礼物”送还给英国, 不仅再次化解了战争危机, 而且暗暗讽刺了西方民主所谓的人权, 告诫英国不要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为伍。

其次, 伊朗争取到第三世界和国际公众的同情, 迫使美国调整对伊朗政策。众所周知,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建立公平、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是所有爱好和平人士的共识, 更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不懈的追求。伊朗政府不失时机地向国际社会宣传伊朗人民热爱人类, 反对压迫和奴役, 奋勇抵抗强权国家的武力威胁和内部颠覆的形象。其目前处境颇能引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共鸣, 因为它们历史上也曾有过相似的反侵略和求解放的经历。在美伊之间的这场心理战中, 弱国伊朗显然赢得了一定的优势, 美国试图对伊朗动武的计划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和强烈的反对。

最后, 伊朗赢得了伊斯兰世界的支持, 改善了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历史上, 伊朗与众多阿拉伯国家同属伊斯兰世界, 它们共享伊斯兰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有很深的渊源关系。然而, 由于长期的宗教派别分歧,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两伊战争中, 伊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战争结束后, 伊朗才逐步重视改善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① 与阿以间错综复杂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矛盾相比, 伊朗与以色列并无宿仇, 但在伊朗政府和总统的言论中, “反以”的话语却占据显要位置。这实质上与伊朗的外交目标密切相关, 即利用阿以之间难以化解的矛

盾, 把反对以色列“泛伊斯兰化”, 将其作为与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 以此赢得阿拉伯人的好感, 谋求有利的周边环境。同时, 伊朗还积极利用阿拉伯国家对美国有可能控制中东的忧虑, 联合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 壮大抗美力量。结果, 对美国扬言进攻伊朗一事, 阿拉伯国家反对之声甚高。英国广播公司调查结果也显示, 伊朗的国家形象在伊斯兰国家中是最为正面的。“内贾德虽然常常被西方媒体丑化, 但他在中东地区却跨越了民族与宗教的鸿沟, 成为中东地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②

总之, 当今国际社会处于竞合时代, 军事、能源、科技等硬实力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和保障, 但国家外交因其侧重对软实力的运作, 也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只要遵循传播规律, 对国际公众的心理把握得当, 如同伊朗一样, 公共外交也可成为小国同超级大国博弈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支点所在。

本质上, 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博弈: 美国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伊朗的伊斯兰政权, 核问题只是个切入点。伊朗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伊斯兰政权, 而核技术涉及伊朗的国家安全、地区大国地位和国内民意, 指望伊朗放弃发展核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 伊朗利用目前掌握的几张王牌(如“石油牌”、“伊拉克牌”、“地缘政治牌”等)不放弃发展核计划, 致使美国在核博弈中对伊朗畏惧三分。但与此同时, 伊朗核政策也是一种“悬崖外交”^③。这种险招至今屡试不爽, 同时也将伊朗置于随时可能陷入战争的危险境地。伊朗面临的国际局势依然是十分严峻的。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赵 苹)

^① 参见刑秉顺著:《伊朗文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版, 第330页。

^② Jeffrey Fleishman, “Ahmadinejad hailed in Middle East”, <http://www.latimes.com>, Sep. 24, 2007.

^③ 参见田文林:《伊朗核政策成悬崖边外交 随时可能陷入战争危险》, 载《新京报》, 2006年4月23日。